

MAOJIANG
DAOSHI

南无袈裟理科佛——著

苗疆道事

第二卷 青盲年代

百年前大拿尽出，百年后天地大劫，
看少年人如何成为一代宗师！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南无袈裟理科佛——著

苗疆道事

第二卷 青盲年代

MIAOJIANG
DAOSHI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苗疆道事. 2, 青盲年代/南无袈裟理科佛著.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9.1

ISBN 978-7-5321-6892-7

I. ①苗… II. ①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24026号

发行人: 陈征

策划出品: 牧神文化

策划监制: 王晨曦

特约编审: 赵南荣

责任编辑: 李霞

特约编辑: 蔡为

装帧设计: 主语设计

版式设计: 彭彭

书 名: 苗疆道事. 2, 青盲年代

作 者: 南无袈裟理科佛

出 版: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
发 行: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.ewen.co

印 刷: 崇明裕安印刷厂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印 张: 16.25

插 页: 4

字 数: 268,000

印 次: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: 978-7-5321-6892-7/I · 5499

定 价: 45.00元

告 读 者: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21-59404766

第 1 章 行动处二科室·····1	第 17 章 手很黑的小子·····63
第 2 章 再遇小妮一家·····5	第 18 章 寒光剑将出世·····67
第 3 章 瓦浪山水库案·····8	第 19 章 饮血寒光剑，铁齿神算刘··71
第 4 章 二蛋童尿安天下·····11	第 20 章 飞剑？飞剑！·····75
第 5 章 水库大鱼长两米·····15	第 21 章 小哥赐我一死·····79
第 6 章 巨型鲶鱼藏珠·····19	第 22 章 这是原则问题·····83
第 7 章 铁釜煮熬鲜肉·····23	第 23 章 此事只关公义·····87
第 8 章 算命先生姓刘·····27	第 24 章 李局如沐春风·····91
第 9 章 刘老三风水局·····31	第 25 章 胖妞，我想和你聊一聊·····95
第 10 章 好吃不过饺子·····35	第 26 章 机关苦闷生活·····99
第 11 章 摸骨算命言改名·····39	第 27 章 这魔剑归你了·····103
第 12 章 省钢风云变幻·····43	第 28 章 天黑了别出门·····107
第 13 章 临时抓丁遇险·····47	第 29 章 转眼就被虏获·····111
第 14 章 天黑请闭上眼·····51	第 30 章 恶鬼缠身杨小懒·····115
第 15 章 肩上骑着个人·····55	第 31 章 除夕艳福不浅·····119
第 16 章 你们都得去死·····59	第 32 章 社友莫慌，我来助你·····123

第 33 章 魔猿莫睁三只眼·····	127	第 49 章 死伤无数·····	191
第 34 章 冥火魔身，铜钱破阵·····	131	第 50 章 杀伐果断·····	195
第 35 章 琳琅真人苏冷·····	135	第 51 章 魔简生光·····	199
第 36 章 龙虎山罗贤坤·····	139	第 52 章 危机未解·····	203
第 37 章 口嚼大蒜夜话长·····	143	第 53 章 专属符袋·····	207
第 38 章 分离不过是另一种的开始·····	147	第 54 章 乡下小子·····	211
第 39 章 三月上旬工作组·····	151	第 55 章 大队来袭·····	215
第 40 章 抵达神农架林区·····	155	第 56 章 事件将尽，又生祸端·····	219
第 41 章 离奇失踪，山中夜行·····	159	第 57 章 一片死寂·····	223
第 42 章 老鼠会又现行踪·····	163	第 58 章 撒豆成兵，剪纸成灵·····	227
第 43 章 要么你去，要么它去·····	167	第 59 章 生死取舍·····	231
第 44 章 不是烂泥，是肉泥·····	171	第 60 章 法螺道场的招牌硬菜·····	235
第 45 章 临仙遣策·····	175	第 61 章 半路杀出三个程咬金·····	239
第 46 章 四层套棺·····	179	第 62 章 受伤的狼·····	243
第 47 章 内棺摸宝·····	183	第 63 章 弱者忿恨·····	247
第 48 章 墓室乱局·····	187	第 64 章 两场丧事·····	251

苗疆道事

第一章 行动处二科室

江南佳丽地，金陵帝王州。

金陵乃六朝古都，山水环绕，人杰地灵，即便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也是繁花似锦，人流如织，厚重的古城墙以及宽敞的秦淮河，让从大山深处小地方来的我和罗大根看得目不暇接，感觉腿都没有长在自己身上，根本就走不动路。看着那些十几层的高楼，我们都大开眼界，罗大根拍着胸口，对我大声说道：“二蛋，我的乖乖啊，万万没想到，这世界上竟然有这么高的楼房，它到底是怎么盖起来的哟，哪个就不倒呢？”

相比从来没有出过麻栗山的罗大根，我多少有些见识，不过也是有限的，站在这人流如织的街道上，顿时有一种“世界那么大，自己如此小”的感觉。

戴校长给我安排的新单位，是江宁特勤局，这是他以前的单位，走的是老关系，就这点来看，他对我还算是比较照顾了。

这让我十分感激，虽然我以付出了四张符箓为代价，但是我却获得了毕业的机会，以及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。这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，特别是这个铁饭碗，让我真的是感觉到了戴校长浓浓的情谊，每想起离开时他的谆谆教诲，我就有一种流泪的冲动。不过，除此之外，我还有一点儿担忧，倘若戴校长知道那符箓除我之外，无人可以使用，不知道还会不会对我这般好？

金陵面积广阔，我和罗大根辗转许久，终于找到了新单位，望着那栋四层小楼和紧闭的大门，我吞了吞口水，然后让罗大根带着胖妞在外面的树荫下等着我。

我心中忐忑，但是报到的过程却并不复杂，当我在大门那儿给门卫出示了介绍信和身份证明之后，那老头子挂了一个电话，接着便从楼里面出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姑娘，马尾辫，脸白白净净的，有几颗可爱的小雀斑。她跟门卫大爷打过招呼之后，便领着我进去了。这姑娘比较热情，自我介绍说她是人事科的，名

字叫做欧阳涵雪，叫她欧阳就好，我的调动上面已经打过招呼了，由她来给我办理入职手续。

我跟着这位小姑娘来到了二楼人事科，发现办公室里面没人，一问才晓得这局也恢复没多久，人手紧缺，他们科长去省局办事儿去了，另外两个科员一个孩子生病，一个请了长病假，就只有她一人在这儿。

不过人少有人少的好处，欧阳让我把表填完，然后请我先在办公室里坐一会儿，她带着登记表和档案去找领导签字。

我刚刚来，什么规矩也不懂，别人说什么，我自然是照办。等到欧阳出去之后，我才下意识地往走廊上面看了一眼，感觉这个局里面的人真的好少，刚才上楼来，几乎没有瞧见几个人，空空荡荡，像鬼楼一样。不过这事儿，我也只是心中估量一番，不敢表现出来。就这般傻乎乎地等，足足过了二十分钟，欧阳方才回来，跟我说局里面的领导只有吴琊吴副局长在，听说来新人了，便让带着去见一下。

我跟着欧阳一起，噔噔噔来到了四楼吴副局长的办公室，走进去，瞧见又是一个地中海大叔，腆着个大肚子，正拿那一条缝儿的小眼睛戳我呢。

我规规矩矩地上前问好，吴副局长指着桌子上的档案，问我道：“陈二蛋，十八岁？”

我心中一紧，这档案是戴校长之前弄的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何要给我做大三岁，不过他做事总是有理由的，吴副局长这般问，我也只有点头称是。没曾想那大叔竟然摇头，对我说道：“嗯，巫山学校真不靠谱，年纪这么小的毕业生，都塞到我们这儿来，看看你，还只是初级班毕业的，这学历，恐怕也就是个初中生吧？啧啧，你自己说说吧，对以后，你有什么想法？”

吴副局长一脸嫌弃的样子，让我感觉新单位可能并不如我想象的那般好待，面对着他的责问，我感觉倘若把自己未满十五岁的真实年龄报给他听，这人会不会顿时就炸了。

我规规矩矩地说了些套话，无非是好好工作，认真努力，一定不会辜负领导的期望之类。那吴副局长又问了几句话，接着埋头签了几个字，然后冷冷地说道：“试用期一年，我会盯着你的，如果你在年终考评的时候成绩太差，到时候，无论你是走了谁的关系，都不顶用的。”签完字之后，他将表格递给了欧阳，然后便再也没有看我一眼。

我失魂落魄地走出了吴副局长的办公室，跟着欧阳一起下楼，刚才还颇为热

情的欧阳现在却显得有一些冷淡，递给了我一个条子，告诉我入职的行动处二科室在一楼左手第二间，凭条子可以去后勤科那儿领取食堂饭票和宿舍钥匙，至于工作证，过两天才会发给我。交代完这些，她一甩马尾，竟然就直接把我扔在了楼梯口。

这前后反差强烈的态度，显然是受到了吴副局长的影响，我愣了愣，然后苦笑着往下走，去寻找我入职的科室。

到了地头，我瞧见门虚掩着，里面传来一阵欢声笑语，听着气氛不错，我便抬脚往里走，瞧见这宽敞的办公室里面有四个人，三男一女，其中一个眉毛往两边滑落、长得十分有趣的年轻人正在说笑话，大伙儿正笑得前仰后合呢，瞧见来了人，都一起看了过来。被人注视，我恭恭敬敬地给大家鞠躬，然后打招呼道：“各位前辈，我是科里新来的，叫陈二蛋，请大家多多关照。”

我一说完自己的名字，几个人都乐，一个四十来岁、长相颇为成熟的中年男子站起来与我握手，说道：“欢迎欢迎，早听说上面要调人过来了，没想到今天过来。嘿，怎么没人带你来呢？”

我刚想解释，那人便揽着我的肩膀来到了办公室的中间，给我介绍道：“孔梓丞，老孔，他是我们科室的老同志了；这是你向荣大姐；还有这位，鲁子颌，小鲁，比你早一年来这儿——对了，我叫申重。”申重这边说完，我立刻挨个儿地打招呼：“孔哥、向姐、鲁哥、申哥，大家好。”

相比吴副局长办公室的冷漠，这儿还算热情，一番寒暄之后，我也熟悉了行动处二科室的人员，了解到除了他们，我们还有一个科长和另外两个科员，不过他们去外地办事了，所以此刻没在。老申在这儿资历最老，是副科，科长不在的时候就他最大，在了解到我刚刚从外地过来报到，什么都没有安顿好之后，直接给我批假，歇两天，再来上班。

有这样开明的领导，我自然是没口子的感谢，跟二科室的人道别之后，我去后勤科领了饭票，接着又被带到了单身科员宿舍。

出乎意料，许是局里面人太少的缘故，我竟然分到了单独一间，虽然是筒子楼，但是也足够让人惊喜了。当天我便将罗大根和胖妞领进了宿舍，也算是在金陵安了家。接下来的几天，罗大根每天出去找事做，而我则在二科室里面，跟着申重熟悉情况。这不了解还好，当我真正深入，才发现所谓的行动处，其实就是个架子，跟张队长领导的工作队完全不一样，十年运动时期，摧毁了太多的东西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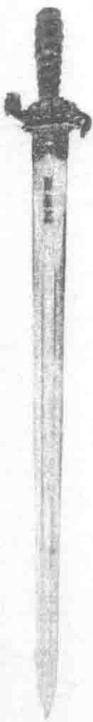


很多工作都处于停滞状态，现在虽然正在努力恢复，但是一切都属于草创阶段，上面下面都有些找不到头绪。

找不到头绪，那就很闲，我每天都像无头苍蝇一样，不知道自己该干嘛，瞧瞧别人，捧着报纸，喝着茶水，优哉游哉，让我困惑不已。

我这边闲得厉害，罗大根却忙得不可开交，这是因为我有工作，而他啥都没有。当初雄心万丈地出来，如果找不到事情做，灰溜溜地回去，可不就丢大脸了？有着这样的想法，他几乎每天清晨出门，很晚才回家，躺下就呼呼大睡，也不知道在忙什么。

我找了他几次，都说不清楚，一会儿在码头上看人卸货，一会儿在中山陵替人跑腿。在九月末的一天晚上，他很激动地回来，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兴奋地问道：“二蛋，你猜猜，我今天碰到谁了？”



第二章 再遇小妮一家

罗大根在来金陵之前，也就只在麻栗山那一带转悠，根本不认识别的什么人。那个时候正好是我最苦闷、最迷茫的日子，跟几位好友写过信，都没有收到回复，想一想，还以为是哑巴努尔找过来了。然而没想到他卖了一个关子之后，竟然告诉我，碰到了张知青一家。

这事儿说来也巧，张知青的老家虽然也在这个省份，但是并不在金陵，之所以会遇上，是因为去年恢复高考，张知青考上了金陵大学。

张知青的背景，罗大根并不知道，但是却不会瞒着我爹，毕竟两家是干亲，当初我舍命救了小妮，并且和努尔一起将他们家的那婴灵整治妥当，这是一份浓浓的情谊，所以我晓得张知青他爹其实也是一位老干部，先前他下乡，是因为老子进了牛棚，后来拨乱反正，又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，这才有了他回城，以及将一枝花、小妮一同带回的事情。而这一次，罗大根告诉我，说张知青在读大学，一枝花则调到了金陵的一家钢厂里面，做工会干部，把家也安在了这儿。

他乡遇故知，这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，不过张知青在我们麻栗山是属于落难，未必会想让人知道他这段遭遇，也未必会认我们这些“穷亲戚”。

我心里面是这么想的，但是罗大根却告诉我，无论是张知青，还是一枝花，对于能够在金陵碰见他，都感到十分高兴。张知青学校里有课，平日里不回家，但是等到周六，他邀请罗大根和我去他家里做客，说要款待一下两位麻栗山来的人。听罗大根说得眉飞色舞，我晓得他大概是想托张知青一家帮着找一份生计，而我却不由得想起了小妮，那个总是叫我“二蛋哥”的干妹妹，不知道她长大了一些没有。

罗大根已经代我答应了人家，自然没有爽约的道理，到了周六，我不顾旁人讶异的目光，带着胖妞，和罗大根去商店里买了一瓶麦乳精和一些新鲜水果，然后乘车到了省钢厂的住宿区附近。

地方是没错，但是我们没想到省钢厂实在是太大了，无数的房子看得我们两人都有些晕，偏偏罗大根这会儿又忘记了张知青家的地址，越想越纠结，一时间愣在了那里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水灵灵的小姑娘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，然后朝着我们招呼道：“罗哥哥！二蛋……哥？”

我低头一看，嘿，这不就是张知青家的女儿小妮吗？几年的时间没见了，她个儿高了一截，脸也瘦了，瓜子脸，粉嫩粉嫩的，一双眼睛忽闪忽闪，黑黝黝的泛着光芒，像天上的星斗，可真好看。这个时候的小妮是九岁，还是十岁了？罗大根之前跟小妮见过一面，倒不陌生，不过我和小妮，彼此看着都有些惊讶，因为我们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。好在那小妮子不惧生，一把过来拉我的手，兴奋地喊道：“二蛋哥，你的个子长得真高，要不是胖妞在，我都差点认不出来了！”

小妮对我十分亲热，叽叽喳喳，三言两语便将我们这几年没有见面的陌生感给直接扔到了爪哇岛。对于小妮的亲热，罗大根充满醋意，在旁边不满，小妮噘着嘴，说：“二蛋哥是我的干哥，我对他肯定亲了。”

乡里乡亲，一枝花对罗大根什么样子十分了解，就怕我们找不到地方，所以派小妮过来寻我们，一路领着我们，来到了她家，是一栋水泥楼。走进屋，我才发现这儿居然是两房一厅的小居室，这条件，恐怕一枝花的官儿可不小呢。一枝花和张知青都在屋里呢，瞧见我们进来，好是一番热闹，看见我们买了东西，一枝花一阵埋怨，说：“这俩孩子，来就来呗，还带啥东西呢？”

礼多人不怪，嘴上埋怨，但她还是满脸笑容地收下了。

大家坐在客厅里聊天，我感觉人果然还是要多走一走、看一看、见见世面才是好的，以前一枝花在山里，虽然那样貌没得说，但是总干着农活，也感觉不出什么，现在到了城里，整个人的言谈举止仿佛都上了一个档次；至于张知青，他是大学生，说起话来更是一套又一套。当然，不变的是往日的情谊，当得知我在金陵这边已经有了正式工作，而罗大根还晃荡着，一枝花大包大揽，说由她来想办法，把罗大根先弄进厂子。

这话说得罗大根整个人都无比激动，要不是我们几个拦着，他恨不得直接给张知青一家跪下。

那天晚上一枝花做了好几个拿手菜，都是硬菜，吃得我和罗大根筷子都没有停，胖妞也噎到了。饭后，张知青拉着我聊天，谈起了最近的工作，他告诉我，他

考入的是金陵大学考古系，跟了一个老教授。那老教授也懂一些我们这个门道里面的东西，学了很多，说别看我们现在没事做，那是因为停滞了，等到运动结束了之后，一定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。

张知青是个不错的人，或许是因为当日我救小妮的事情太让人震撼了，他并不把我当做寻常小孩，而是跟我讲起了很多从他老师那儿听来的故事。

他是个讲故事的行家，什么楼兰古尸、丝绸之路大盗王，什么凤凰眼，讲得我们一愣一愣的，小妮便抱着张知青的大腿看我，小眼睛忽闪忽闪，可爱极了。那天我们很晚了才回去，没公交车了，张知青借了一辆永久牌的自行车，我骑车，罗大根在后面。刚刚出了厂区，罗大根就满是懊恼地说道：“哎呀、哎呀，我的对象飞了。”

我不明白，听这家伙一解释，才晓得他所谓的对象就是小妮，我又好气又好笑，说：“人家小妮才十岁，你就这么猴急了？”

罗大根摇头晃脑，说：“我可是一见到那女娃儿就喜欢了，不过今天瞧见张知青和一枝花那样儿，恨不得直接将你认下来当女婿，我就知道自己没戏了。”

这家伙的话让我感到好笑，不过我们山里面的娃娃成熟得早，一般到了我们这个岁数，家里人都会张罗着找对象了，要是到了二十岁还没有婚嫁，这事儿就算是不正常了，所以他这般未雨绸缪，其实也是惯例来着。这事儿过了两天，接着一枝花打电话到二科室，让我叫罗大根去钢厂。那家伙回来的时候，喜气洋洋，告诉我，说一枝花给他安排在了钢厂浴室锅炉房，给人烧锅炉。

这是份苦差事，但是一来罗大根还没满十六岁，二来又不是钢厂子弟，能够安排一份临时的活计，人家指不定费了多少心思，所以罗大根感恩戴德，说以后要是出息了，一定报答人家。

张知青一家是我们在金陵唯一认识的熟人，而且罗大根去钢厂也是托了人家的关系，所以我们之间的来往十分密切，一来二去，彼此都十分熟悉了。而局里面也如张知青所说的，开始忙了起来，我被频频派遣出差，都不是什么大事，要不然就是重修道观，要不然就是安排寺庙僧人，我都快忘记了自己的职责。然而有一个周日下午，本来我们约好在张知青家里吃饭，结果科里面临时有任务，说南郊瓦浪山那儿出事了，申重将我抓住，连同着老孔、小鲁一起匆匆赶往。



第三章 瓦浪山水库案

时间紧、任务重，我连通知张知青一家的时间都没有，也没来得及找去外面玩儿的胖妞，就被匆匆拉上了一辆吉普车，然后直接朝着南郊那儿行去。

在车上，申重给我们讲解了这一次的事情，并非是什么清闲的活，而是真正的案子——命案。

按理说，即便是命案，也轮不到我们这边来管，但是这件事儿透着一股邪性，又碰巧被我们局里面的领导晓得了，于是就随口说了一句话，让我们这边也积极参与一下。有的事情就是上面一张嘴，下面跑断腿，结果我们被临时抓来。事情发生在前天中午，在瓦浪山那边有一个水库，农业学大寨那个时候修的，这水库修好之后就频频出事，附近的村民总是教育自家孩儿，不要去水库玩水，但是每年总有几个人会莫名死在水库里面，邪性得很，根本就拦不住。

今年夏天，这水库足足死了六个人，三个大人三个小孩，创了历史新高。附近的村民就开始恐慌起来了，有的老人又提起之前的说法，讲瓦浪山这儿本来藏有龙脉，后来虽然被清朝某些组织给截断了，但还是留了一段龙尾巴，本来也是相安无事，可这水库一修，乱了风水，结果龙王爷恼怒了，每年都会派些夜叉出来，找人索命。

这话着实迷信，搁早几年肯定要被打成封建余孽，现在风气开明了，私底下，老百姓又有些心思浮动。

有的时候，有的事情就怕人想，这惦记多了，就容易出事儿。这不，瓦浪山下的孟家村，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一个叫做黄养神的神汉。此人颇有些本事，早些年运动时期，人家直接进了深山，后来稍微安宁了，又出来了，卜卦算命、测人吉凶、安家定宅，都是一把好手。于是孟家村的人琢磨着找这人出来看看。村子里几个长辈一合计，就遣人去请了，结果来了一个四十郎当岁的汉子，一脸枯黄，

走到水库那儿看了一圈，说这儿阴气太重，邪性得很，他自个儿把握不大，需要夜里作法，再看一下。

当时村子里安排了三个胆大的后生陪着他守夜，结果在第二天清早的时候，人们在水库里，看到了那个神汉的无头尸体漂在湖面上。

没有人能够讲得清楚，这个神汉到底是怎么死的，跟他一起守水库的那三个年轻人反映，说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那天瞌睡特别重，几乎是眼睛一闭，就睡过去了。这里面有一个人是村支书的二子，他说他后半夜的时候，蒙蒙眈眈仿佛听到什么声音，但就是没有能够醒过来。

这事十分诡异，而且到现在都还没有将那神汉的头颅找到。以前这儿死人，大多都是溺死，一般都没有什么人追究，然而这回的无头尸体绝对是人为的，所以就闹得有点儿大了。事情闹得大，就轮到我们出马了。我们这个部门是新竖的牌子，但听说最上面的领导都是从 8341 出来的，底气硬，很需要成绩，几乎是看到什么能够扯上关系的，都恨不得派人去看。二科室的科长带着两位得力助手，在余扬待了好几个月都没有回来，就是要弄点效果。而申重也是个犟脾气，有一种要跟科长打擂台的心思，所以上面的领导一吩咐，立刻点齐兵马，直接杀来。

车是小鲁开的，从局里到瓦浪山，走了三个多小时，到地方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。当地的公安机关已经介入了，因为是件大案，所以来了十多人勘查，进展很快，原先说找不到的头颅，现在也已经找到了。

听说是在水库的一个水湾子里找到的，打捞的人用捕鱼的网兜弄上来的时候，那头颅骨碌一下滚落下来，那人惊恐地发现这脑袋上挂着一种诡异的微笑，一双眼睛瞪得滚圆，好像在看他一样。

捞尸人吓得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，要不是旁边还有人在，说不定拔腿就跑了。作为科室里资历最老的成员，申重负责跟这些公安同志打交道，一开始别人并不怎么理会我们，去村头打电话确认之后，这才认可了我们的身份，也带着我们到了停尸的草棚，去看了尸体。被水泡肿的尸体特别恐怖，整个人仿佛膨胀了一圈儿，手脚粗大，旁边有一个矮坛子装着脑袋，我认真地打量了一下，直感觉这脑袋的端口很平滑，脸冻得铁僵，抿着嘴，眼睛也闭着，并没有他们先前所说的那种诡异微笑。

人总是喜欢以讹传讹的，我们刚才听到的说法，说不定就是个谣言。

这草棚是临时搭起来的，因为这样的一具尸体，村里没有人愿意抬回去，这儿



的村支书组织人用夏天留下来看瓜的草棚子加盖而成，虽然已是深秋，温度不高，但这儿还是有一种肉类腐败的气息，熏臭得不行。申重和老孔都还好，毕竟是老江湖了，然而小鲁就有些受不了，他以前没有见过这东西，脸没多久就变成了惨白色，过了一会儿，直接奔出去，然后我们都听到了剧烈的呕吐声。

这声音伴随着秽物的排出，此起彼伏，申重宽容地看了一眼旁边若无其事的我，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：“二蛋，你别绷着了，要是想吐就赶紧去，一会还有事做呢。”

他们都以为我是故作镇定，殊不知给二十来头僵尸刷了半年人油的我，对这种场面早已免疫了，我摆摆手，说：“不用，我还好。”见我并非强装，而是真的毫无畏惧，不但是申重和老孔，连引我们进来的刘公安也竖起了大拇哥儿，说：“这位小哥，面无惧色，泰然自若，当真是一个人物了。”说完，他继续介绍道：“我们现在呢，已经开始在孟家村和隔壁几个村庄进行排查了，昨夜陪着这个神汉一起的三个年轻人，我们也询问过了。事情有点儿奇怪，按理说，杀人都是有动机的，但是我们至今为止，并没有发现这人跟谁结过仇。”

无头命案，这事儿的影响很恶劣，附近都已经传开了，他们的压力也十分大，上面明确指示，一定要限期破案，所以比起我们这些准备过来打酱油的家伙，他们更加着急。看得出来，在用过正规的刑侦手段而没有线索之后，他们开始对我们的到来充满了期待。

在二科待着的这几个月里面，我也大概摸清楚了这几位同事的底子，申重是老侦察员出身，老孔是有些本事的旁门左道之辈，而小鲁则是部队转业回来的，他甚至连类似于巫山培训学校这样的地方都没有去过，但据说枪法极好——只可惜我们都没有佩枪。就这些人，别说其他，就连我，他们都对付不了，更何况这被传得神乎其神的无头命案真凶？我在听到事情经过的那一瞬间，突然感觉到，说不定这水库里，有我小时候遇到的水鬼儿一般的東西。

难道说，我二蛋哥扬名立万的机会，马上就要来到了吗？

这般想着，我颇有些小激动，而申重则带着我开始检查起尸体来，他也是想带带我，一边检查，一边讲解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的耳畔突然想起了刘公安神经质的叫声：“啊，他又笑了，又笑了，怎么办？”

我下意识地转过头去，看到刘公安指着盛放头颅的那个矮坛子，脸上呈现出一种惊恐到极致的表情来。

第四章 二蛋童尿安天下

刘公安的叫声让所有人都感到毛骨悚然，我扭头往那头颅看去，但见那个叫做黄养神的神汉僵直铁青的脸孔阴郁得吓人，却根本没有任何变化。

没有变化，那么就是刘公安的幻觉咯？

这停放尸体的草棚子里面，除了我和刘公安，还有申重和老孔之外，没有办案人员再愿意进来了，他们都嫌这儿的气息太过于阴霾，让人有一种透不过气的沉重。四个人中，我们二科的三个人都确定那脑袋并没有笑，然而刘公安却有点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告诉我们，刚才那脑袋笑了，嘴角一抽一抽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，仿佛要索命一样，看得他汗毛直竖，感觉有人趴在他身上一般。

刘公安仓皇离去，草棚子里面就只剩下了我们三个人。申重递了一根烟给老孔，两人点上，长长抽了一口，老孔突然说道：“老申，这事儿真的有些不对劲啊，要不要打电话回局里，请一科的人过来支援啊？”

申重看着那骇人的死人脑壳，对老孔说道：“嗯，这事儿是挺邪门的，不过虽说科长不在，但你不是也会些小玩意吗？别藏私了，拿出来吧，何必去让一科的那帮孙子笑话？”

老孔摆摆手，猛摇头说道：“老申，别笑话我了，我的那点儿小玩意，也就是避避邪、消消怨的小把戏，我爹死得早，我也没有学全，单独弄，我也没把握呢。”老孔谦虚，而申重则转过头来看向了我，说：“二蛋，我看过你的档案，晓得你从老局长的巫山后备培训学校毕业出来的，而且之前也有些底子，你觉得呢？”

十年磨一剑，霜刃未曾试。今日把示君，谁有不平事。

我来到新单位，一直都憋足了气力，准备搞点儿大事出来，建功立业，也免得那个吴副局长总是瞧不起我。今天听到申重向我问起，顿时就一阵激动，也顾不得别的，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我试试！”这话说完，我便一步走到矮坛子前面，解下

了皮带，直接掏出那话儿，酝酿了一下情绪，然后手掐净身法诀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灵宝天尊，安慰身形；弟子魂魄，五脏玄冥……”

申重瞧见我这架势，慌忙拦住我，喊道：“嘿，别啊，你别破坏证物啊！”

不过我这情绪已经酝酿得差不多了，拦也拦不住，膀胱一松，立刻一泡热烘烘的尿液就浇到了那死人脑袋上面。

申重拦不住，一脸郁闷，然而扭头一看，却见那头颅上面竟然冒出了滚滚黑烟，黑烟翻滚着，不断聚散，竟然凝现出一张扭曲的脸孔来，跟那神汉的脸长得一模一样，一双空洞的眼眶里面充满了浓浓的怨恨。

有怨便对了，莫名惨死的人，魂魄一般都是不容易自动消解的，因为它有执念。然而这世间便是如此，人有人路，鬼有鬼道，大家各走各的地界，最好别相交。

傻小子火力壮。我不顾那黑色烟雾中的鬼脸，将尿液往上移了一点儿，浇在其上。这一淋，草棚子里的人都听到了一声尖厉的叫喊，接着黑烟一卷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那黑烟一消散，草棚子里顿时就恢复了原状，申重过来拍我的肩膀，嘿嘿笑道：“小子，不错啊，你怎么办到的？”我一边穿上裤子，一边解释道：“这个人死的时候，心不甘情不愿，他自己又有些本事，所以魂魄留在体内不走。他不走，有两种可能，一是还有牵挂，想要最后再见一见自己的朋友和亲人；二呢，就有些恐怖了，他可能是死得不甘心，想要多拉几个人一起陪葬，也就是所谓的黄泉路上，一路同行，不寂寞……”

我说得头头是道，申重如获重宝，老孔也请教起我刚才的手段来，我告诉他，刚才我那一泡是持咒的童子尿，阳气最盛，一般阴晦之物都经受不住的。

这里面的原理老孔也懂，他一边点头，一边坏笑道：“不错，有了这源源不断的辟邪之物，我们倒也没有太多好担心的——老申啊，二蛋是个人才啊，特别是这童子尿，利用得好，我们这几年的日子都好过了啊。”

我们虽然清除了头颅里面的邪性，但是因为我并不能够与那“东西”交流，所以也没办法知道他到底是如何死去的，事情依旧没有进展。我们出来之后，申重跟当地的公安同志商量了一番，然后决定我们在这儿驻村，共同破案。

我们这边领头的是申重，而对方则是刘公安，得知我们已经把那死者头颅里面的“东西”给驱走了，他表示出了最大的热情，研讨一番之后，我们决定连夜上山，去水库那儿驻扎。